

当代心理学名著译丛

J·H·弗拉维尔

P·H·米勒

S·A·米勒

Dangdai Xinli

Kexue

Mingzhu

Yicong

著



认知发展 (第四版)

DANGDAIXINLIKEXUE
MINGZHUYICONG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当代心理学名著译丛)

认知发展

(第四版)

J. H. 弗拉维尔

D. H. 米勒 著

S. A. 米勒

邓赐平 刘明 译

缪小春 审校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认知发展/(美)弗拉维尔,(美)米勒,(美)米勒著;
邓赐平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5

ISBN 7-5617-2966-9

I. 认... II. ①弗... ②米... ③米... ④邓...
III. 认知—研究 IV. B84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29226 号

当代心理学名著译丛

认知发展(第四版)

著 者 J·H·弗拉维尔 P·H·米勒

S·A·米勒

译 者 邓赐平 刘 明

审 校 缪小春

责任编辑 沈桂芳

责任校对 郭绍玲

封面设计 高 山

版式设计 蒋 克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市场部 电话 021-62571961

传真 021-62860410

<http://www.ecnupress.com.cn>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印 刷 者 江苏扬中印刷厂

开 本 787×960 16 开

印 张 40.5

字 数 659 千字

版 次 2002 年 7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2 年 7 月第一次

印 数 6000

书 号 ISBN 7-5617-2966-9/B·165

定 价 50.0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Cognitive Development, Fourth Edition

By John H. Flavell, Patricia H. Miller, Scott A. Miller

Copyright © 2001 by PRENTICE HALL, INC.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2 by EAST CHINA NORMAL
UNIV PRES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original publisher, PREN-
TICE HALL, INC., a Pearson Education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09-2000-448 号



“当代心理学名著译丛”

选编委员会

顾 问 陈 立 荆其诚 张厚粲 王 甦

选编委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皮连生 朱杰人 李其维 杨治良
金 瑜 俞文钊 缪小春

选编工作组

组 长 李其维

副组长 朱杰人

成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皮连生 朱杰人 李其维 阮光页
金 瑜 翁春敏



总

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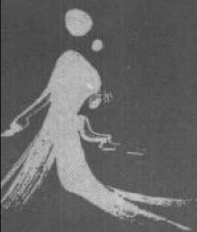
感谢读者在“当代心理科学名著译丛”前驻足和浏览。

我们为什么要译介和出版这套丛书？

学术会通时代。科学与技术从来都在为历史的发展和人类的进步助跑，这在我们身处之时代尤为显著。在这新纪喷薄、百业腾骧、中华数千年文明将再现辉煌的历史时刻，中国的心理学工作者应该有所作为。

心理学正日益走近和踏入我们的生活。目前它几乎已成“热学”。林林总总冠以“心理学”名谓的出版物不断更新着书店和读者的书架。心理学不再神秘。但也不必讳言，从“心理学”这棵大树繁衍开来的过度茂密的枝蔓，使其主干倒显得有些不明了。严肃的心理学工作者应该做些修枝整叶的工作。没有心理学主干的承托，心理学之树的常绿是不能长久的。培本固干是本译丛的宗旨。

我们的目光还应看得更远。国内外均有学者断言，心理学将成为 21 世纪的“显学”。我们同意这一观点。这并非心理学家的自大，某种意义上，这是科学发展史的必然走向。心理学是研究人类自身奥秘的科学，即使在近代科学诞生之前的所谓“前科学”的粗放时代，人类就已开始或一直在关注自身（我）。先哲们深刻的理性思考中蕴涵着无数实质为心理学的问题。仅就“知”的领域而言，以当代著名心理学家、发生认识论者皮亚杰的理论分析，所谓“格物致知”，实际包含着一种“双向建构”的过程。人类的知识，不管是群体，还是个体，其构成都是这一双向建构的产物，即人（类）在认识世界的同



时,自身的认知结构也得到了提升,而且,人(类)又不断使用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锤炼的“认知结构”这一利器,反身解剖自己的认识(甚至包括认知结构本身),并及于其他专属于“人”的领域——意识的、思想的、情感的、人际的、个性的诸多方面。这种自我解剖的功能,惟有“地球上最美的花朵——思维着的精神”才能做到,它是人类精神的本质所在。而且,随着人类自身的发展,它会变得越来越自觉和深入。心理学地位的日益凸显正是与此相伴随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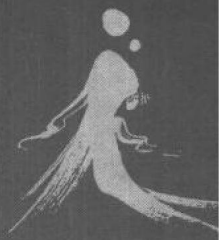
当今社会的发展已为之提供了许多佐证。现代文明的历史进程紧迫呼唤科学心理学的介入,因为现代化的核心是人的现代化。现代化的大厦须以“人”为支撑点。以现代人的智慧、理性、道德和情操,才能真正构成现代的文明。这对正在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当代中国来说,具有更加现实的意义。

试看:当人们惊呼知识濒于“大爆炸”之时,必然更期望破解知识获得过程之谜以实现真正的学习的革命;当教育终于从应试模式的藩篱中解脱出来回归素质教育的正确方向时,就更要求教育的过程符合人才成长的自身规律;当培养新一代学子的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关乎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兴衰大业时,充分发掘智力的潜能和探索其有效的培养途径必然更显重要。人们面临的问题似乎也更多了,例如:当知识经济和信息时代的特质日益改变人们的生存状态和生活方式,如何才能保持人们自身的健康身心和塑造健全的人格?当现代生活的压力在人与家庭、人与群体、人与社会的关系中注入了新的特征时,如何正确处理这些关系以达于彼此的和谐与适应?当本由人所创造和发明的外化的技术却在与人的频频中,显现出凌驾于人的态势时,如何重铸人的尊严和恢复精神力量的能动地位?当愈益先进的技术把人导入愈益复杂的人机系统时,究竟是“物从于人”,还是“人从于物”,或是“人物相容”,又怎样相容?如此等等。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心理学作出回答。

当然,就心理学目前的发展水平而言,它为这些问题所能提供的答案和解释,与人们对它的要求相比,尚有相当的距离。有学者认为,心理学是一门“准科学(Almost Science)”,或至少目前是如此。一来是因为心理学受到研究方法的制约,缺少有效的研究手段。例如,

总

序



总

序

在脑电图的记录成为可能之前，要想研究梦的生理基础几乎是天方夜谭；二是因为心理学的研究还受到诸多实际操作和伦理的限制。心理学不可能为了探明感知觉的关键期而人为地将婴儿幽闭于光、声隔绝的环境。正是基于这样一些原因，同物理、化学等纯粹的自然科学相比，心理学从来都不是那么“过硬”。但是，我们同样应该看到，在科学心理学诞生以来的百余年中，科学技术已有了长足的进步，自然科学各分支领域所取得的成果为心理学研究突破禁区提供了可能。尤其是大脑和神经科学的新进展为探讨心理学的生理机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社会的发展、人类自身文明程度的提高以及社会科学的繁荣与深入，又为打破传统的禁忌和藩篱创造了条件。另外，随着哲学（尤其是认识论）和科学发展史以及科学哲学研究的日益深入（比如进化论思想在心理发生发展中的应用），也为心理学构筑正确的理论框架提供了启发与指导。心理学的研究无论从方法还是从内容看，都已今非昔比。自冯特创立科学心理学至今，心理学度过了发展的婴儿期，现已长成蹒跚学步的幼童。惟其尚幼，才会有21世纪青春可期。心理学已成为当今蓬勃发展的生命科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终将在科学之林尽显风骚。

让我们再把视线收至当代。一个不讳的事实是：由于近代科学心理学发端于西方，西方学者比我们稍稍领先了几步。“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是积极的拿来主义者。我们希望从一种多元的视野中，以某种开放的气息，吸纳他人之长处，此所谓“大道多容”的心态，当为今日中国学人所取。

当然，我们在做这件“拿来”的工作时，应该保持一分清醒，这又与心理学的学科特色不无关系。心理学是一门既具一般性，更具多样性的学科。一般性主要体现在人的心理活动规律的普遍性上，心理学以揭示此规律为己任。多样性则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学科的多变性。心理现象并非缥缈之物，它是在人的诸多实践领域的活动中表现出来的。因此，人的实践活动领域的多样性决定了它必然分枝繁茂，且多有交叉。另一多样性则与文化有关。不同的文化势必会在它们所研究和表述的心理学上打上各自的烙印，甚至在心理学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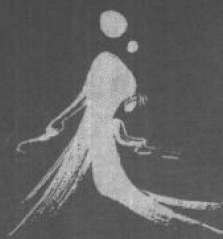
基础部分也难以避免，在那些与社会文化关系密切的领域则更是如此。这样说并不否认其普遍性。规律的普遍性和文化的特殊性(多样性)的共存关系，恰如生物体基因型和表现型的统一。

因此，心理学也许是一门最具多样性的学科了。目前，在世界范围内，特别是在科技发达的西方，在各个重要的心理学分支领域，产生了一些各具特色、各有侧重的心理学流派，出现了一些具有世界影响的著名的心理学家及其代表性著作。在最能体现一般性和普遍性的基础心理学部分，更诞生了一批成熟的、经受了时间考验的专著。所有这些，均应被视为人类知识库中的财富。把它们介绍给中国的学术界，可为中国的心理和教育工作者打开一扇瞭望当代心理科学发展现状和研究成果的窗口，从而更好地把握心理科学的发展脉络。我们认为，这无论是促进心理学在中国的发展，提高中国心理学的教学和研究的整体水平，壮大我们的学术队伍，还是推广、普及和深化心理学知识在智力开发与训练、人才培养与评估、人事与组织管理、心理健康与教育等实践领域的运用，都是一项极有意义的工作。

因此，基于上述种种思考，选译当代西方心理学名著的想法就自然产生了。而且我们设想，它应是一套成系列的丛书，其范围应尽可能地涵盖各个主要的心理学领域，以名家名著为取材对象，以学术性和权威性为入选的标准，试图使读者能从这套丛书中形成关于科学心理学的“主干”形象，并对当前国内心理学界的研究提供借鉴与指导。我们的这些想法首先在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学系的几位教授中酝酿并取得共识，旋即得到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领导的赞同，继而迅速组成了选编委员会及其工作班子。基于出版同类丛书国内尚无先例，为慎重计，我们又拜访了中国心理学界几位德高望重的著名学者陈立、荆其诚、张厚粲、王甦教授，征询他们的意见。他们对出版这套丛书的计划均表肯定与赞许，且欣然应允担任丛书的顾问。他们还对选编工作提出了许多指导性的原则和建议，一再鼓励我们要把“好事做好”，其语殷殷，其情切切。无疑，这极大地增强了我们完成这一任务的信心。

总

序



总

序

本套丛书名曰“当代”，具体指近十余年来的作品，或是问世稍早，近年又再版流行者。时间是判断学术著作之生命力的良好尺度。但立足“当代”，与判断名著的时间间距的要求，两者之间显然是矛盾的。我们试图从中寻找某种平衡点。确定选择的时限不超过 20 世纪 80 年代，就是对两者的兼顾。当然，更重要的是对作品的内在学术价值的把握上。这正是编委会的工作重心所在。因此，那些既反映某学科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又对后继的学科发展具有前瞻性启示意义，且为当今学者所公认的有影响的作品（含某些成熟的基础心理学的教科书），为本丛书的选择目标。全套丛书容量约 25 种，内容涉及教育与发展心理学（含智力理论）、普通心理学和实验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管理心理学等方面，在三五年内陆续出版。

现在，从动议至今仅及年余，“当代心理科学名著译丛”的首批作品就奉献于读者面前了。选编委员会和译校者都尽了全力，当然不足之处终所难免。我们诚恳期盼心理学界同仁和广大读者的批评与指正。在此译丛成书之际，我们尤其感谢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出版社领导人的远见和决断使丛书得以迅速面世。出版社社长朱杰人教授和副总编辑阮光页教授还亲自参加了选编委员会选编工作组的工作，从而保证了选编委员会工作的高效运转。这是一次愉快的合作。

最后，我们想表达我们全体选编委员会同仁们最诚挚的愿望，这也是我们编译这套丛书的最核心的初衷：今日播种西方译丛，为的是来年收获中国的名著！随着新世纪曙光的到来，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高歌猛进，中国的心理学家既有能力也有信心，贡献于世界科学与文明更多创造性的成果。我们深信，待以时日，“当代中国心理学家名著译丛”也会出现于西方！

“当代心理科学名著译丛”选编委员会

1999 年 10 月 15 日



译者序

儿童认知发展研究的沿革与新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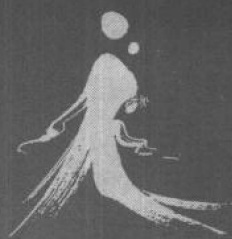
作为认知发展高级教程,弗拉维尔的《认知发展》一书(第四版)对认知发展的诸多问题作了十分全面的阐释,书中既描绘了儿童思维迷人的特性,又阐明了该领域研究中的变化和令人振奋之处。该说的,作者都已说了。那么我们能为读者做些什么呢?我们只能把在翻译该书的过程中所形成的一些认识,特别是关于认知发展研究之脉络的认识,以及一些不成熟的看法,如实反映于此。不知此等认识是否切合作者之意?

一、儿童认知发展研究途径的演变

认知的概念往往难以进行精确界定。传统上往往将认知限制于人类心智比较特别、比较明确的“智力”过程和产物,包括心理实体中的高级心理过程。而当代的心理学家则认为认知还应包括另外一些可能相对比较低级,较少需要纯粹的皮层智力活动参与的成分。实际上,心理学研究对认知的界定往往随不同的研究途径而变化。认知发展研究领域也不例外,在儿童认知发展研究的发展历程中,最为明晰可辨的研究途径包括:皮亚杰主义、智力测验、信息加工研究和领域特殊性研究等,在由这些途径所主导的不同时期,研究所感兴趣的问题往往不尽相同,它们关于认知的界定和认知发展的前提假设也不同。

1. 皮亚杰的研究

皮亚杰的许多研究和理论观点极富于开创性和启发性,在很长



译者序

儿童认知发展研究的沿革与新发展

的时间里，一直在儿童认知发展研究领域居于主导地位。如今仍有许多儿童认知发展研究课题，可直接追溯到皮亚杰的开拓性研究。皮亚杰的研究兴趣十分广泛，他采用灵活的临床法，对儿童智慧发展的各个方面进行深入的探究，认为儿童智慧发展存在普遍的阶段；他的研究涉及物理、生物和心理等领域，其中尤以关于儿童对物理现象认识的研究最为深刻。他关于守恒、类包含、传递性推理、具体和形式逻辑运算思维、观点采择等论题的研究，迄今仍为人们所津津乐道。但是皮亚杰的认知发展变化模式，存在诸多局限性，并且他的一些研究结果也被一些新的研究所否定。但这些并不足以否定皮亚杰对认知发展研究的重要贡献，现代儿童认知发展的研究无论在基本理论方面，还是研究方法方面，都得益于皮亚杰的开创性研究。

2. 智力测验研究

关于认知发展的另一个十分富有影响的研究范式是智力测验的研究。与皮亚杰关注儿童发展共性的研究途径不同，智力测验研究着眼于确认儿童认知发展的个别差异。这种研究从一开始就是应用取向的。这种研究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定量取向，心理测量学家对智力（认知能力）发展的研究，是通过对个体实施各种智力测验，运用统计分析方法来分析人类智慧构成因素在各个发展阶段的状态。这一研究范式所感兴趣的一些理论问题包括：智商（IQ）的稳定性、智商的个别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等问题。但是作为一种研究范式，智力测验却遭到颇多的批评，特别是有人认为，传统的智力测验研究与认知发展研究的主流越离越远，不可自拔地陷入到计量技术的发展中，而忽视了对智力测验的核心——智力内涵的探究。新近以斯腾伯格（Sternberg）和戴斯（Das）等为代表的以信息加工理论为指导的智力测验研究者，则试图通过改变这一“没有智力”的智力测验研究现状，重新发挥智力测验研究范式在认知发展研究中的作用。

3. 信息加工的研究途径

20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认知心理学成为心理学研究的核心，信息加工的研究亦逐渐成为认知发展研究中的一个主要研究途径。



译者序

儿童认知发展研究的沿革与新发展

信息加工观将人类的心智设想为一个类似于计算机的复杂认知系统，处理或加工着来自环境或已经存储于系统内的信息。这种研究中有一些使用来自信息加工传统的概念和方法，重新分析了最初由皮亚杰所发现的认知发展现象，如守恒和类包含。另一些信息加工研究所解决的问题则是皮亚杰较少注意的，例如读写、记忆以及个体差异。这种研究途径对感知、注意和记忆等心理过程感兴趣，尤其以对记忆过程的研究最为突出。早期的信息加工研究强调通过复杂的信息加工模型来拟合广泛的一系列心理活动，但后期的研究则强调能用以刻画人类心理的基本加工过程。与上述两种途径一样，信息加工研究的重心亦在于寻求解释儿童认知发展的一般机制，用普遍的信息加工过程来解释认知发展。在七八十年代，信息加工范式主导下的儿童认知发展研究取得了令人振奋的成果。不过，即便在这一研究范式的许多研究课题中，仍不难看到皮亚杰的影响痕迹。

4. 认知发展的领域特殊性和朴素的理论观

在过去的一二十年里，认为认知发展具有普遍性、与内容领域无关的观点渐渐为一些研究所否认。人们从日益增多的研究结果中感受到，人对不同内容领域的认知发展可能存在巨大差异。因此研究者开始关注于认知发展的领域特殊性问题，强调认知的领域特殊性和朴素的理论观，出现大量关于儿童朴素的物理学、朴素的生物学和朴素的心理学的研究。这种在领域特殊性理论指导下的儿童认知发展研究，继承了皮亚杰及信息加工理论指导下的儿童认知发展研究的合理成分，但与传统的认知研究相比，它又不囿于寻求领域普遍性的认知结构观，更加强调领域的特殊性和知识经验的作用，这无疑是观念上的一个重大发展；而且该领域的研究者更加重视在实际社会情境中的实验研究，因此也体现了发展心理学中日益强调研究生态效度的趋势。

二、儿童认知发展研究新进展

1. 婴儿认知发展研究的进展与影响

研究思路上的拓展和具体研究方法的进展，特别是认知发展研

究越来越多地借助一些先进的技术手段,极大地促进了当代认知发展研究的进步。最能体现这种作用的例子,当属关于婴幼儿认知发展的研究。近年来,关于婴幼儿的认知发展研究取得的令人瞩目的成果,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得益于研究方法上的进步,这当然有先进的技术之功,也在于研究者设计出了一些异乎寻常的精巧方法。

由于年幼婴儿没有言语,运动技能又极其有限,这给关于婴儿知觉和认知的研究设置了难以克服的障碍。但研究者设计出了一些更敏感的探测早期能力的研究方法:婴儿不能报告知觉经验,但研究者可以从他们的非言语行为(如吸吮、转头、眨眼、伸手、注视等等)以及生理反应(特别是心率)中推断他们的知觉情况。例如,对于两个刺激模式,研究者能够测量婴儿对哪一个模式的注视时间长一些;他们也可以确定婴儿的视觉注意对一个多次呈现的刺激模式是否产生习惯化,而在呈现某个新的刺激模式时,婴儿的注意是否去习惯化。由于这种知觉偏好意味着能够作出某种辨别,因此它能够告诉我们婴儿在知觉上能够区分什么,以及在知觉加工中对什么特别敏感或选择什么作为注意对象。

借助这些方法所进行的大量研究发现:新生儿和年幼婴儿在听知觉、视知觉,对事件、客体、空间位置、数的知觉以及跨通道知觉能力等方面,甚至包括问题解决的能力和对因果关系的认识等方面,均远比皮亚杰所想像的高得多。正是方法上的进步,使得旨在确切揭示婴儿期认知变化的研究成为可能,导致了发展心理学中婴幼儿研究的热潮。这种研究改变了婴儿认知研究长期受皮亚杰理论支配的状况,所得到的一系列研究结果,对皮亚杰的发展模型构成了极大的挑战。婴幼儿认知发展变化的研究,被誉为认知发展心理学当代最重要的研究成就之一。

2. 当前最活跃的认知发展研究领域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儿童认知发展研究出现了许多新的研究课题,而一些传统的研究课题则似乎重新恢复了活力,例如婴儿早熟得令人称奇的认知能力、幼儿的表征能力、幼儿的心理理论、幼儿的各种自然概念、幼儿对情绪的认识,以及制约认知发展的生物

译者序

儿童认知发展研究的沿革与新发展



及其他因素等。由于这些课题基本属于社会认知、记忆和语言发展等领域,无怪乎这些领域当前备受发展心理学家的青睐。

2.1 社会认知发展研究

关于儿童社会认知的研究与关于儿童非社会认知的研究几乎具有同样长的历史,早期的儿童社会认知研究有如皮亚杰关于儿童对社会游戏规则的认识和道德判断的研究。社会认知被作为一个相对独立于儿童自然认知的研究领域,则始于20世纪60年代末。但是这时候的社会认知发展研究,不是源自皮亚杰理论传统的发展心理学,就是源于由信息加工理论所支配的关于成人的社会认知研究。

80年代以前,社会认知发展领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婴儿期及学龄期,大量研究旨在探究婴儿社会行为的性质、对他人行为和情绪的敏感性等(如有关依恋的内在工作模型研究);也有大量的研究探究学龄儿童采择他人观点的能力、归因的能力,有关性别角色、友谊、权威和公正等概念的形成和发展,以及儿童的社会信息加工模式等。这些研究秉承了一般的认知发展研究思路,致力于寻求解释儿童认知发展的一般机制,用普遍过程来解释认知发展,只是研究内容由儿童对自然现象的认知变成了对社会现象的认知。从婴儿期到儿童期的过渡期间,则是一个相对缺乏研究的领域。

在过去的一二十年里,社会认知发展的这种研究状况发生了巨大变化,那就是关于学前儿童“心理理论(theory of mind)”的发生、发展研究,吸引了大量心理学家的关注。由于心理理论发展研究特别关注3岁、4岁和5岁幼儿,学前期的社会认知发展不再是一个“缺乏探究的领域”。心理理论的研究主要涉及儿童关于心理状态(诸如信念、愿望等)的认识。这种研究认为对心理状态的认识与关于现实世界中的事件、个人自己和他人的行动的认识,以及与关于心理状态彼此间相互联系的认识,均密切关联;认为这种知识是人类最基本的认识领域之一,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合作、行为预测、影响他人行为等重要能力,无不涉及关于信念、知识、需要、愿望、动机等心理状态的认识。由于这种知识在社会生活中所具有的关键作用,儿童的“心理理论”发展必然与其道德发展、社会

性发展及交流能力的发展密切联系,必然对儿童在日常生活与他人的互动及各种社会关系的形成有着重要意义。

因此,“心理理论”研究似乎为传统的社会认知领域中零散的研究课题提供了某种相互联系的纽带,使该研究领域重新焕发了生机。由于“心理理论”研究及其观点对认知发展研究所产生的重大影响,在短短的十几年里,该领域已成为当前的认知发展领域中最鼓舞人心、最引人注目的研究课题,是当前发展心理学中最热门、最活跃的研究领域之一,备受发展心理学、认知心理学和心灵哲学等学科的学者关注。

2.2 记忆发展研究

记忆是儿童经验积累和心理发展的重要前提,正因为记忆在儿童心理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心理学家对研究儿童记忆发展始终充满浓厚的兴趣。记忆研究一直是认知心理学的核心内容之一,这种研究将记忆视为信息加工的过程,并在信息加工理论的基础上对记忆的结构和过程进行了深入探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认知心理学所发展的研究新方法,显然也促进了对儿童记忆发展的研究。记忆发展研究的进展,还得益于一些研究者根据不同年龄段儿童的发展特点,设计出许多机智灵敏的实验方法,从而解决了不少记忆发展(特别是早期发展)的评估难题。

婴儿期的记忆研究,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习惯化/去习惯化”等实验范式的灵活运用。这类研究的主要内容主要包括婴儿记忆早期发展的表现,例如他们的注意习惯化,对熟悉的人或事的再认、模仿,搜索被藏物体,经典或操作条件化等以记忆为中介的活动;基本记忆过程在婴儿期间有何发展变化,以及婴儿期的“记忆缺失”研究。受“心理理论”发展研究的激发,关于婴幼儿的自传记忆(autobiographical memory)、知识源(source of knowledge)记忆以及记忆的受暗示性等方面的研究,亦受到众多研究者的关注。

关于学龄儿童记忆发展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记忆策略、知识的影响、元记忆和记忆容量(memory capacity)的发展等几个方面。研究的内容主要包括儿童储存和提取策略的产生、发展模式、相互关系和



译者序

儿童认知发展研究的沿革与新发展

发展原因,儿童的知识经验如何影响其学习和记忆,儿童建构性记忆的性质与发展,儿童元记忆知识、自我监测与调节的作用与发展,以及记忆容量在儿童记忆发展中的影响。这些研究均获得了不少有意义的结果,发现了许多新事实,极大地丰富了儿童记忆发展的理论,使我们对记忆系统的结构、功能及发展的理解和认识越来越深入和具体。

不过,迄今仍有大量的争端、难题和研究问题困扰着研究记忆发展的学者。例如策略的界定是否必须包含有意性?关于策略的元认知和策略本身存在怎样的差别?经验在策略发展中有何作用?等等,这些问题仍有待研究者们进行不懈的探究。可以预见,记忆发展仍将是一个充满活力的重要研究领域。

2.3 语言发展研究

20世纪60年代以来,乔姆斯基(Chomsky)等众多学者的研究,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语言习得与发展的复杂性和丰富性。语言发展既是当前发展心理学中最令人振奋的研究领域之一,又是最富于挑战性的领域之一。之所以令人振奋,在于该领域不断有新的研究发现。但由于关于语言习得和语言与认知的关系等这样一些基本问题仍没有得到根本解决,该领域内争议不断,因此充满挑战。

80年代后,语言发展研究有了新进展,尤其表现于语用研究、语言环境的影响研究、对心理学和语言学之关系的再思考,以及研究方法和技术上的进步等方面。在语用研究方面,研究者们对前言语交流及其对语言发展的影响、情绪表达与语言表达之间的关系、不同年龄阶段交流能力的发展,以及元交流的发展等方面有了新的认识。在语言环境的影响方面,研究者对模仿、强化或模仿和强化的结合、父母的活动(如与婴儿的前言语对话、儿向语言的使用、对儿童语言的反应)以及儿童的自主性等因素的作用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在心理学和语言学的关系问题上,许多学者更倾向于根据认知理论来说明儿童的语言发展,并且出现了竞争模型(competition model)、语义和语法的相互引发作用(boostapping)等研究,试图以认知研究方法来研究语言的习得问题。在研究方法和技术上,开始出现了多